

癸亥端午

思岳

楚詞堂
研

支偉來學

楚辭之研究

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再版

(實售大洋三角五分)

楚辭之研究

(全一冊)

版權所有

標點者 支偉成

發行者 趙南公

印刷者 秦東圖書局

總發行所
分局

南京太平街
長沙南陽街

上海四馬路一二四十五號
秦東圖書局

楚辭研究之部

楚辭之研究

屈原爲我國古代文學創作家，秉卓越之天才，遭逆蹇之時會；其作品，表現個性，有極高寒之理想，具極熱烈之感情。吾輩處千載而下，讀其遺文，既悲其志，復傷其遇，能不與之一灑同情之淚哉！爰據史記，兼采旁證，考其平生；更就楚辭，錄其遺作，加以標註。蓋以近代人眼光，直接探討文學之生命爲旨，信手拈來，固不自知其有當否也。

民國十二年癸亥端陽日支偉成識

楚辭之研究

屈原傳畧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爲楚懷王左徒。博聞彊志，明於治亂，嫻於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。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與之同列，爭寵，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，屈平屬草藁未定，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平不與，因讒之曰：「王使屈平爲令，衆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曰：以爲非我莫能爲也。」王怒而疏屈平。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離騷者，離憂也。

按屈原生當周顯王時（約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二百五十年，西歷紀元前三百四十年之間。）

正與孟子、莊子、蘇秦、張儀同時。彼時政局極紛擾，文化亦極發達。故文學勃興，屈原適逢其

會。

屈原又曾爲三閭大夫。據王逸謂『三閭之職，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。屈原序其譜屬，率其賢良，以厲國士。』蓋以貴族而佔政治上重要位置。楚號荊蠻，既與中原之倫理文化相接觸，屈原能得充分之灌輸，遂有新文學發生。

屈原政策，主聯合六國，共擯強秦，以保持均勢。獨恨楚懷王受縱橫捭闔之政客所擺弄，不用其謀。

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。是時，屈平既疏，不復在位，使於齊。顧反，諫懷王曰：「何不殺張儀？」懷王悔，追張儀不及。其後，諸侯共擊楚，大破之，殺其將唐昧。

屈原見疏之後，任駐齊公使。正值「稷下先生」數萬人聚會高談宇宙原理，於屈原思潮頗增影響。

時，秦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。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「秦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無行。」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，「奈何絕秦歡？」懷王卒行，入武關，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。懷王怒，不聽，亡走趙。趙不內，復之秦，竟死於秦而歸葬。長子頃襄王立，以其弟子蘭爲令尹。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。

懷王死後，頃襄王立，屈原之反對黨益得志。

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，頃襄王怒而遷之。

屈原既遭遷謫，遂完全脫離政治生涯，而專從事文學生活。幽居衡山，觀自然景物之變幻，受惡濁社會之刺激，與其特具之精神作用相激發，遂能創造優異卓越之文學。

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……乃作懷沙之賦，

語詳漁父篇中

其辭云云。於是懷石，遂自投汨羅以死。

屈原文學之影響於當時及後世者甚鉅。

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辭而以賦見稱。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。

兩漢作家如賈誼、司馬相如、揚雄、枚乘、班固、曹植等辭賦競起，皆宗屈原。後世情韻文莫不祖之也。

屈原文學藝術之評論

文學以實寫情感爲重要生命，而能從想像力中表現極摯實之情感，則尤爲極難能可貴之藝術。屈原作品，實具此能力。如離騷以靈氛巫咸豐隆望舒蹇修飛廉雷師諸鬼神皆與之晤言承命；以宓妃有娥佚女有虞二姚諸仙女皆與之商量愛情；仙禽異獸如鳳凰鳩鳩題鯀鸞虬龍等皆爲之服役；芳草奇花如蘭茝桂椒茝荷芙蓉等皆供其裝飾；瓊島名地如崑崙咸池扶桑赤水等皆屬其領域。天問則爲古代神話，以宇宙萬有皆賦予一種神秘性。遠游則欣慕赤松傳說韓衆軒轅諸仙人，以寄其慨。招魂則序述半神半人之奇風異俗，兼及人世快樂，敷陳物質之靡麗，終結以感傷。九歌十首，每首寫一神之身分意。

識皆具極豐富之想像力，而其一切感情——忠君、愛國、友誼、戀愛、忿怒——均熱烈表現。

自屈原始，創作賦體，全用韻文，揚揚灑灑，波瀾壯闊，氣魄雄偉；而又纏綿悱惻，一往情深。其寫客觀之意境，能令自然之美，與讀者之心靈相觸發。此類作品，九歌最多，試誦閱之，固活現生命之文學也。

屈原文藝之價值，卓絕古今，學者久有定評。司馬遷評論最得其旨，今摘錄其言，以爲屈原文學藝術之結論：

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，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，舉類邇而見義遠。其志潔，故其稱物芳；其行廉，故死而不

容自疏，濯淖汙泥之中，蟬蛻於濁穢，不獲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！

楚辭之研究

屈原文學藝術之評論

自屈原文學作品中體現之屈原人格

——少年時代之懷抱——改革社會之根本觀念——失敗之悲哀——獨立不遷——自

殺殉志——

少年時代之懷抱。

屈原少年時代，即抱與惡濁社會奮鬪之決心，常恐悠

忽失時，故曰：

汨余若將不及兮，恐年歲之不吾與。朝搴此之木蘭兮，夕攬洲之宿莽。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不撫壯而棄穢兮，何不改乎此度也。

離騷

既具此決心，即矢終身力行而不迨。故又曰：

既替余以蕙纁兮，又申之以攬茝。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。

離

離

與前世而皆然兮，吾又何怨乎今之人。吾將重道而不豫兮，固將重昏而

終身。

涉江

更思自拔於惡社會之外，遂矯飾其衣冠以表異於流俗。蓋當時哲學家頗有此舉，如「尹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，」「鶡冠子居深山中以鶡爲冠，」皆忿世嫉俗者之所爲也。屈原之文有曰：

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長余佩之陸離。芳與澤其雜揉兮，雖昭質其猶未虧。

離

離

余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。帶長鋏之陸離兮，冠切雲之崔嵬。被明月

兮珮寶璐。世溷濁而莫余知兮，吾方高馳而不顧。

涉江

屈原又嘗糾合少年同志，冀圖協力改良社會，不幸而遭失敗。故言曰：

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畹。畦畱夷以揭車兮，雜杜蘅與芳芷。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俟時乎吾將刈。雖萎絕其亦何傷兮，哀衆芳之蕪穢！

離騷

離騷

謂『雖萎絕其亦何傷兮』，蓋言失敗固無妨，惟失敗而遂墮落爲可哀耳。故曰：『哀衆芳之蕪穢！』

改革社會之根本觀念，屈原在哲學上，本有高超之見解；其思想頗與老子莊子相近。惟悲憫人生，不忍捨棄，故曰：

惟天地之無窮兮，哀人生之長動。往者余弗及兮，來者吾不聞。

遠遊

其論宇宙本體，甚見精微。曰：

道可受兮，而不可傳。其小無內兮，其大無垠。無滑而魂兮，彼將自然。壹氣孔神兮，於中夜存。虛以待之兮，無爲之先。庶類以成兮，此德之門。遠遊

但彼不能靜處無爲以自得，而以社會之痛苦爲念。曰：

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。

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。離騷

又以社會之所以惡濁痛苦者，由於人類道德之墮落；是其欲改革社會之根本觀念亦卽在此。故曰：

時繽紛其變易兮，又何可以淹留。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爲茅。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爲此蕭艾也！豈其有他故兮，莫好修之害也。